

消遣妙品 看戲指南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一冊

上海中外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232B



叙

今試遊於通都大邑間。見夫層樓矗立。聳入雲霄。曰此舞臺也。硃額高懸。炫人眼界。曰此伶榜也。入其中。環坐而羅列者。杳無隙地。聽其曲。喝采而拍手者。幾欲驚天。然顧曲周郎。晨星有幾。而傍門漢子。長日何多。無他。平時雖徵逐歌場。如同戲癖。此心未磨研劇理。似入歧途。故叩以人名時代。而答之舛錯模糊。以此觀劇。徒耗遊資。然則欲深悉劇情。其道何在。必先觀劇本。此理自明。本集之編。職爲是故。蓋必細述原由。有條不紊。詳叙事實。無美不臻。或劇中別具新名。深爲細錄。或戲上未符正史。直以指明。且欲觀某劇。檢某筆而自知。欲識某名。閱某編而自在。既爲酒後茶餘。便覽。又爲入場觀劇指南。引人入勝。如坐花叢。於我有暇。聊當鏡史。質諸閱者。其謂之何。

編者識

古今戲劇大觀 叙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一編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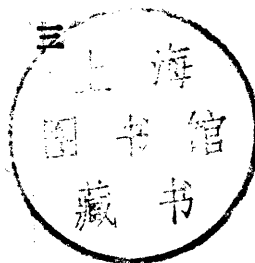
一畫	
一棒雪	一
一疋布	二
一縷麻	三
二畫	
丁甲山	四
二進宮	五
二姐逛廟	六
七星燈	八
七星廟	一〇
九龍杯	一〇
九件衣	一二
九陽鐘	一四
九更天	一八
八義圖	二〇
八大齣	二一
十八扯	二三
十二紅	二三

十姊妹	二四
三畫	
大保國	二五
大劈棺	二七
大名府	二八
大補缸	三〇
小上坟	三一
小放牛	三一
山海關	三三
上天台	三四
下河東	三五
三娘教子	三六
三疑計	三八
三氣周瑜	三九
三讓徐州	四〇
三上轎	四一
三上殿	四二
三顧茅廬	四三
三擊掌	四四
三門街	四五
三藏取經	四八
三雅園	四九
亡國大夫	五一
四畫	

五台山	五二
五雷陣	五三
五花洞	五四
五人義	五五
五家坡	五六
文照關	五七
文明人	五九
天水關	六〇
天寶圖	六一
中山狼	六三
中山被難	六四
火裏情人	六五

古今戲劇大觀 目錄

六月雪	六六
太白醉酒	六八
太平橋	六九
日月圖	七〇
木門道	七一
木蘭從軍	七二
丑表功	七三
少華山	七三
水淹七軍	七五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一編

一齣

一捧雪

當有明嘉靖時。奸臣嚴嵩。勢炎薰天。招權納賄。黜陟生殺。惟嚴閣老是從。誣陷忠良。傾軋朝士。固優爲之。時錢塘莫懷古家藏一玉杯。名一捧雪。爲希世珍。嚴向之索取。懷古不敢不獻。又不肯獻。乃造一僞杯進之。不意被酒失言。爲門客湯勤所聞。湯轉報嚴。嚴乃設計害懷古。賴僕莫成替死。出亡在外。嚴命八台總兵戚繼光將頭解京驗視。湯勤察得非真。嚴又飭刑部陸炳覆勘。並使湯勤督審。陸傳集戚繼光莫雪豔劊手等一千人證。反覆密鞫。僉謂獲於西門柳林。看綁看斬。毫無私弊。湯勤堅執成意。陸復令雪豔於衆囚頭中認懷古首。以覘真僞。雪豔竟抱懷古首而哭。湯仍不可。陸與辨論。幾欲誣之。會朝旨命陸監斬他。

犯。陸乃押別犯人。獨繫雪豔於西廊。遣湯勤私自盤詰。雪豔爲懷古妾。美姿首。久爲湯勤所涎。至是竟向雪豔陳訴相思。以頭之眞質挾之。雪豔解事。意彼得遂其私。必可解諸人之冤。而蘇連累之罪。遂僞諾之。蓋陸繫雪豔於西廊。固亦有深意在。迨陸返。湯勤卽謂人頭是真。不必再詢。就此定案。要雪豔爲妾。陸已察其奸。亦許之。湯勤旣遂私欲。不覺大喜。飲酒無數。酩酊入房而寢。雪豔志在復仇。竟刺死湯。已亦自刎。噫。烈矣。是劇前曰莫成替主。曰冀州堂。後曰審頭刺湯。曰反覆小人。

一疋布

世有利令智昏。罔顧綱常。一時矇惑。而後懊悔不及。有如張古董者乎。吁。可以鑑矣。李天龍不知何許人。但知其爲邑庠生。父母雙亡。家業蕩然。昊天不仁。又降回祿。至是伶竹子獨。悽然欲絕。謀生乏路。點石無能。終朝遑遑。不克一飽。自顧七尺鬚眉。而至如是。愧憤交集。初同里有周員外女。幼字天龍。未歸而夭。周

既傷女死。又憐壻貧。因揚言曰。天龍有日續娶者。願以女之簪珥等件。盡移贈其續絃。天龍正苦無以度日。聞是言。以爲得此一筆錢。我可驟富矣。何患貧哉。但須籌一娶妻之法。方可到手。有張古董者。與天龍爲盟兄弟。天龍夙倚之。思就與商娶而不得。則借之。然張亦窮愁不堪。乞哀其細君。搜索得白布。携之市錢。適於路上。遭天龍。遂邀至家。天龍與之商。張私忖我方苦無錢。脫或倖成。足以撈些許。以蘇我涸轍。況暫時假充。尙無不可。遂以已妻借之。誑得粧貲者。各得一半。言定不得歇宿。卽日返家。詎此一對假鴛鴦。既至周宅。周深情款款。強畱不放。張妻見天龍年少溫文。遂與結同心焉。張久候不歸。親至周宅追索。卽扭訟之官。官得訴。問張妻願隨誰氏。曰願壻天龍。於是天龍既得財。又得妻。而張古董竟以一念之貪。平白失却糟糠。也是劇又名張古董借妻。

一縷麻

趙姓有女。名令嫻。美貌文才。一時稱許。同舍有華俊甫者。雅善修飾。性質柔和。

與女文字往還。結翰墨緣。兩小無猜。愛好綦篤。女本幼字史氏者。史子擁腫愚呆。年既長不能辨菽粟。值女母喪。以子壻來弔。言語跪拜無不悖謬。嬉嬉如童稚。不諳羞澀。女悲甚。顧亦無如何。既而華堂結綵。曲室凝紅。則女子歸於史氏焉。女見壻氣忿欲死。不願共床第。坐而待旦。時疫癘甚熾。女驟患喉痧。不得起。輾轉呻吟。不忍卒聽。而僕婢輩因患是病。必身死。傳染又甚速。遂不敢入閨闈一步。是時獨癡郎不遠避。躬親刀圭。料理湯藥。迫之出室。堅執不可。女疾賴以瘥。不料癡郎已受虐不起矣。于是女乃大哀。卽以前日癡郎之待女者待之。驟反其厭棄之態度。爲親暱焉。初女將于歸時。華生與之約。常通音問。至是華生有書來。女不開視。原札璧返之。卽歸甯。亦不與華生面。里之人咸稱趙女之貞潔。感恩知已爲不可及云。

二畫

丁甲山

宋有周明周亮兄弟二人。落草丁甲山。周明涎太平庄陳員外女美。與周亮謀。自稱宋蒜。假稱奉梁山渠魁宋江命。往陳宅求親。陳不可。強搶之去。適梁山盜夥黑旋風李逵。浪子燕青二人下山尋訪公孫勝。路過太平庄。天晚借宿陳員外家。陳肅客入。款之別室。恨女被盜。暗中私罵宋江。不意被李逵聞知。追究根由。不覺大怒。以爲設有是事。不特不認宋爲首領。且欲砍之。以洩忿火。遂與燕青偕返山寨。奔進忠義堂。抽出板斧。突向宋江猛砍。幸衆人阻止。不遭毒手。詰問原由。燕青告以故。宋江平受無辜。亦難自辨。乃與柴李諸人到庄證質。始得表白。李逵自恨粗暴。幾欲自刎。得燕青勸。當場認罪。而宋江亦赦之。惟命其查緝頂冒之徒。李逵欲却不能。忽路經松林。捉究盜夥草上飛。盡悉底蘊。遂上山撲滅二周。而宋江搶親之事。乃大白。此事不知出自何書。水滸傳未有載之。然如李逵之天性。戇直剛介。端樸不知權勢爲何物。亦足以風矣。

二進宮

嗚呼。徐延昭。楊波。可謂忠君愛國。善於諫諍者乎。初力諫。李良攝位事。李后不聽。迨嘆皇靈後。復進宮。竭誠奏導。忠悃款款。卒使后回悟。雖因其父封閉昭陽。隔斷宮闈。志露篡劫。有以促之。若非徐楊之力諫。未必省解也。至是洞明徐楊忠誠。可以託孤。且以其威望素著。足以懾服國丈。潛制暴逆。遂將幼主付託徐延昭。屬其設策以安邦國。而奠社稷。徐復保楊波文武兼全。堪寄重任。足使國丈無反側之心。后從其議。三人即在宮中對天立誓。力保幼帝。因此終弭滅國破家之禍。寧非徐楊剛毅不撓。諍諫之力耶。適徐楊輩畏蕙疑懼。不敢力諫。或諫而不力。則明社不堪設想矣。惟按之明史。萬歷初。張居正當國。總率朝綱。統理庶政。帝母李。未常臨朝稱制。而后父名偉。亦無暫攝九五之妄。此則不可不知者。是劇唱工重而且冗。極不易。非力量深厚。嚙子沈洪者不辦。故求其完全擅長者。蓋戛戛乎難已。中有銅鎚擊宮門之事。又名擊宮門。

芳葩如錦。綠柳垂青。一片天然春色圖。無過於此時。鶯啼恰恰。深藏碧綠枝中。蓮步輕輕。踏遍晴光陌上。却打鬥艸之圍。任他寒食。非探宜男之兆。容我優遊。時則昇平盛世。歌舞山河。而一般村隴鄉莊。每遇春時。往往有會事之舉。不特鋪粉揚麗。而天亦助以花香鳥語。天工人事。並極其巧。固足轟動一時。萬人空巷也。乃有趙姬陳氏。趁此良辰。及時行樂。有女荳蔻梢頭。年屆瓜破。偕之同行。遂遇愛說愛笑之劉二姐。舌翻蓮花。嘴帶利劍。不是嬉頑。儘多調笑。彼罵忘八。我嘲壳籠。保標錐子。不怕他人挨擦。賤著紙花。非誇貧女新奇。雅潔宜人。清淨如佛。且也路多話多。而劉二姐迴述其出嫁時之故事焉。吹吹打打。花轎臨門。哭哭啼啼。梳頭曲室。穿上大紅襖。脫去綠繡鞋。上轎去也。一聲娘罷。一聲爺。洞房進了。半怯嬌羞。半怯力。已而珠胎膨脹。行路蹣跚。續續而來。綿綿無盡。二丁加一。隻子添雙。而劉二姐固已家慶團圓。享天倫之樂矣。戲中戲。三兒學戲。頑裏頑。小旦肆頑。要不外乎插科打諢。鬪嘴爭趣。而描摹村婦山女之一般鄙瑣。

之醜狀而已。

七星燈

嗟夫。世之一家一國。未有不強盛衰弱者。古今中外。未有能倖免此循環之例也。炎漢火燿。三國鼎立。而劉先主以伏龍鳳雛之謀。關羽張飛之力。而奪得西蜀一角地。以存漢統。亦云幸矣。迨諸葛亮六出祁山。一無寸進。徒耗糈糧。以疲國用。欲挽天之劫數。豈不偵哉。至以脂粉巾幗。激司馬懿。懿不爲動。斬一決而不得戰。心血日喪。智略無用。仰觀星象。見北斗昏暗。自知性命不久。大限已到。不勝悽惶。衆將譙亮習奇門法。僉勸祈壽。於是命魏延帶領人馬。巡哨營寨。姜維戊己方搭臺。用七星旗一方。安明燈七盞。以便作法。玉兔東升。明星燦列。司馬懿私出觀象。算定北斗星。必殞五丈原。然亦不敢自信。乃使夏侯霸探之。而魏延誤以爲懿來劫寨。倉皇奔入。將燈踹熄。亮拜燈六日。大功將成。對此不覺手軟心酸。將劍擲地。勃然大怒。然亦自恨壽數已屆。不爲魏罪。姜維聞聲上臺。

知魏將燈撲息。怒欲斬魏。亮解之。乃使魏抵敵司馬氏。姜維攙亮回帳。亮病沈篤。自知不起。遣李大人赴成都上遺表。又與姜維約三事。一死後勿舉哀掛孝。二緩緩移營。三亮知死後。魏延必反。與之錦囊。並傳馬岱楊儀王平進帳。各加勦辭。與以東書。暗藏斬魏機關。分付畢。遙拜先帝。竟鞠躬盡瘁而卒。適李自成都回營。欲問後事。而亮已卒。自恨耽悞國事。已而亮甦。李問以朝歌之事。亮曰。蔣公琰。李曰公琰之後。亮曰費文瑋。李曰文瑋之後。亮不答。亮蓋知此後之蜀漢。已非劉氏之社稷也。管仲死齊國之政大亂。亮常自比管樂。視其死時之事。安排井井。仲對之有媿色焉。司馬懿觀星已墜。諸葛必死。率兵來劫糧餉。適與姜維會。姜曰請丞相。遂一儒雅風流。綸巾羽扇。端坐車中之諸葛亮出焉。懿驚而退兵。蓋亮預以沉香雕成偶像。而恐嚇之也。嗚呼。所謂死諸葛。嚇活仲達者。非邪。然亮在廬中時。固知備僅三分之一之天下。非不知天數使然。實以盡人事報知遇耳。是劇又名諸葛求壽。

七星廟

楊老令公年少時。從政余塘關。武藝精強。勇績爲一時之冠。每出戰。衝鋒陷陣。猛如虓虎。因此將關中大小將士。殺戮殆盡。女將余賽花。憤其逞強。並欲報殺兄之仇。遂披挂挑戰。不意楊業被余戰敗。不回本陣。落荒逃走。余賽花不捨。緊追逐。楊看勢危急。避入七星廟中。欲避其鋒。以便他遁。將廟門緊閉。余賽花跟蹤而至。知楊在廟。而廟門緊閉。遂激以言語。使楊出戰。楊畏其勇。不敢出。悚縮神座。余賽花窺其不出。揚言放火燒廟。爲恐嚇之計。楊情極計生。曰。必我開門者。須女下馬。與之訂約。各置刀槍。徒手相搏。余賽花遽爾進廟。楊突出。倒將余用繩拴住。見余賽花貌美容嬌。不忍加弑。邀與成婚。余賽花要楊鬆綁。楊要余賽花立誓。於是卽在廟中叩拜天地。效于飛之樂焉。便並轡進關。故又名余塘關。

九龍杯

綠林豪客。刦奪擄掠。固所慣爲。而往往以一物之微。破金蘭之約。作砍伐之交。比比而然。專制之主。又每以玉帛珍好。犧牲壯夫。猛士而不惜之。二者。咸足醜之。清康熙時。黃三泰者。浙之金華人也。孔武有力。赳赳虎彪。浪跡江湖。結交英雄。善打飛鏢。因又號飛鏢黃三叔。康熙帝射獵金沙灘。爲猛虎所窘。黃以飛鏢斃虎。因功得賞黃馬褂。黃誇口嗣後官家一草一木而有失者。惟某是問。不料帝之九龍玉杯。被盜盜去。責成黃查緝。不則罪當論斬。黃無從訪究。焦灼欲死。計無所出。乃假生辰慶賀黃馬褂。柬邀各路英雄。綠林好漢。赴宴。酒三巡。計全乃盛稱黃斃虎之勇。保駕之功。在座衆英雄。非不技稱極步。智猛無雙。而未有能及三叔者。座中楊香武。聞而不服。大言黃馬褂何足道。我略獻身手。曾盜取皇家九龍杯。蓋不知黃故意命計全鋪張其勇敢。以激動衆惱。探取消息。詎楊香武果盜取玉杯者。不覺長跽楊前。索討。楊曰。予爲中道援救。救布商。是物已經失却。黃聞而驚暈。緣玉杯又被王伯燕盜去也。王伯燕適在座。目擊情形。不忍

不救。然此杯已轉送大鵬金翅鳥周應龍。黃曰：我與周應龍素有隙怨，是杯必不歸矣。王曰：明日乃周誕期，我以拜壽之便，問其索取。楊曰：我亦與有一面之交，一同前去。周應龍者，熊腰虎脊，豹眼狼軀，善使雙鍊鎗，威逞山林。是日開筵慶祝，歡喜無量。楊香武乘閒請觀九龍杯，周出杯示楊。楊謂周曰：素知寨主義俠，能將是杯割愛與弟，轉與我友，足以拯救一家之命。周許之。問知係與黃三泰，則又靳之。強之不可。楊言三日內必盜取是杯，周緊防密守。楊無從落手，乃將周之愛妾以斷魂香薰迷，自樓上倒懸而墜。周往解救其妾，楊遂將玉杯竊之而遁。周審知杯已失去，率衆追趕，而黃三泰已先俟候。遇周，乞以玉杯相救。感戴大德，周不可交手，廝殺黃卒，打周倒地。周始服，而延黃至寨，敘交焉。是劇以黃三泰慶賀黃馬褂而得杯之蹤跡，因又名慶賀黃馬褂。

九件衣

蔣巧雲，寶得州人也。秉性懿淑，賦志英烈。父名金起，一家安樂，而巧雲依戀膝

下。如嬌鶯畱人。父母愛之如拱璧。金起有甥姓錢名玉林。買油度日。虧缺資本。思向舅父告貸。適金起往舅家探病。只巧雲在家。玉林述來意。而悲命之不辰。恨舅父不值。巧雲憐其情。搜羅箱篋。與衣九件。銀十兩。忽遽之間。未言有銀。玉林提付典當。典伙展袱。見有現銀十兩。復欲質銀十兩。顯係來歷不明。遂捉將官裏去。時有包管窮者。擄蒲奴也。刁頑無賴。往伊舅喬公明處。見闕寂無人。乃竊銀八百女衣九襲而遁。喬正委興隆當夥密察之。而錢玉林之物。適符九襲之數。遂被喬逮之官。州官李志茶。一世聰明。半生糊塗。略詰情由。責玉林二十板。喬武舉也。李故媚之。玉林怨無可洩。撞死堂上。巧雲聞之。知表弟被污而歿。心中刀割。淚下如絲。拜辭父母。必欲爲表弟一表白。以警昏官。而鋤奸紳。投轆擊鼓。英氣勃勃。對李志茶曰。停柩於二堂者何人耶。賊乎。得真贓。廉得其奸。而不謬耶。民之父母。儼然人上。而鹵荒滅裂如是耶。衣則自我予之。而使吾表弟典當爲油本者。謂是喬某物。喬某可有名記否。喬曰。針工裁製。焉有名記。巧雲

曰。吾則有之。以紺青緞爲緣。而七孔七線。不然。可抉吾眸子去。驗之良不誣。於是娥眉直豎。必索冤鬼之魂。珠淚橫流。願拚婢娟之命。血花濺人。視死如歸。而巧雲自刎於堂上。州官大駭。而玉林之母。亦奔而入。撫棺大哭。與蔣金起並索兒女之命。李無奈。而剗喬武舉雙目。復遣子保童。女鳳兒。爲錢蔣之兒女焉。噫。李志茶昏罔草率。賠償兒女不足惜。可爲狐媚豪強。枉法臨民者之戒。喬武舉剗眼喪明不足惜。可爲武斷鄉曲。一手遮瞞之惡紳戒。蔣巧雲侃然如丈夫。俠性義腸。足以矜式巾幗。堪與聶政姊並駕矣。演戲而不爲社會教育則已。若必侈附於社會教育之列者。願演九件衣千百回也。是劇又曰烈女傳。顧名思義。良有以耳。

九陽鐘

梁山水泊。百零八宿既齊。劫銀掠物之小賣買。頗不屑爲。而攻城略地。日與官軍爭抗。宛似敵國焉。蓋宋江自攘劫大名府後。聞朝廷着蔡京帶兵二十萬。征

剿梁山。乃與智多星吳用商議。派神行太保戴宗。小霸王周通往京。打探消息。時有陳希真者。別署道子。曾官提轄。上官冒沒其功。不得酬庸。怒而退職。歸隱林下。好辟穀術。蘄求長生。得張仙師傳授五雷都籙法。有興雷作霧之能。值玉清觀蟠桃大醮。遂往聽講。高俅子世德。本性浪蕩。凡遇美女嬌娃。必肆其淫虐之毒。孫高薛寶。狐黨狗羣。以扇其凶。燄家居無事。與孫薛等亦赴玉清觀觀會焉。戴周二入抵京。探問范天喜果確。乃至觀閑遊。適因世德戲希真之女麗卿。被女打仆於地。希真與俅本有舊。並識世德者。女固未之知。而又不與父伴。故辱之。希真見之。惶急萬分。負荆服禮。始已迨歸家。責之。又懼俅與之作對。父女商酌。用唱籌量沙之法。疏他防範。以便高颺。既而范戴等來勸希真入山泊。却之。而孫薛忽登門來服禮。實以誘其女。不知反入希真彀中。翌日。世德又親來。復認希真爲義父。女亦濃妝淡抹。出行兄妹之禮。瀕行。希真囑世德須常來玩耍。蓋餌之耳。不數日。孫薛來提親。希真與約三事。一必世德奉養如親父。二恭

人誥命。必先與女。三讓與虛明閣。世德均諾之。定於四月初十合盞。修練都籙法。初三可畢。希真以爲未屆吉期。即可作漏網之魚矣。會孫進進言。陳恐將遁。俟遂遣魏景王耀密察之。希真訪知之。遂誘世德等來家。割其耳鼻。平明。父女喬妝軍官。出朝陽門。投乃襟姪劉廣去也。次日。過甯陵。人馬疲茶。擬宿飛熊嶺客店。不意爲冷豔山盜設之黑店。乃戮其人。火其廬。並盜魁鄺沙等而滅之。蔡京自奉旨征討梁山。道經曹州。遣知府張鬻聘大儒楊龜山出山。襄贊軍機。楊爲畫策。薦鄧張辛陶四將。使附雲天彪麾下。合兵先攻濮州嘉祥。戴周旣得京信。報知宋江。聞前大名節度使梁世傑。新授天津知府。乃派樂和蕭讓。扮天津知縣。在伏虎岡候彼夫妻。以蒙藥刮之上山。時雲天彪駐節南旺鎮。有鐵匠楊蛟騰。刺梁山賊目郁保四 王定六。搥血馘投轅。雲慰收之。迨梁夫妻賺上梁山。江以書報京。云太師解甲班師。則送歸也。京救女心急。寓書童貫。假言三軍病疫。難於交綏。乞皇上下詔班師焉。陳希真父女。自滅冷豔山後。投宿雲天彪家。

其子雲龍與麗卿結爲盟兄弟。次日經安樂邨郊。麗卿射雕生爭。正遇姨表劉麒麟兄弟。因此登堂見廣而拜母焉。雲天彪與呼延灼交戰。未分勝負。會京班師令下。假意退兵。詐破嘉祥。智取濮州。呼延灼林中其計。負慚歸山。適報白勝亦被沂州府高封擒去。江命戴宗帶金運動阮其祥。而蔡京又差官獻金珠十萬。求釋其女。江正憤濮嘉之失。責以還郁王之首。嘉濮二城。縛送楊蛟騰雲天彪上山三事。又擬攻沂州。吳用曰。姑先掠城南安樂邨殷實之莊。於是命雷橫武松等衆下山。劉廣等聞信。打疊偕避。然竟遇雷橫等。廣長子麒。負祖母逃難。被高封捉去。陷以串通梁山。與白勝駢監。廣聞之。願面高封。以貸母死。希眞勸止之。但欲救廣母。不得已。赴猿臂寨。與苟桓苟英合夥落草。初苟氏曾受希眞恩。至是推希眞爲寨主。值中元節。沂州孟蘭盆會甚盛。城內雖禁。差幸城外法源寺未禁。希眞卽命其女喬扮武伎。以壯老虎尉遲大娘爲搗。由水路而去。希眞自扮賣瓜漢。由東門先進城中。假辭方俟春家挂號。使不阻。更着廣在

外接應。苟桓刦獄。救拔祖孫。劉麟守候渡口。於是救廣母之計決。而劇乃告終。是劇本出蕩寇志。使宋吳之志不得逞。陳希真有以扞格之蓋。持希真所煉之九陽鐘耳。然戲中卒無九陽鐘之事。乃事在志九十二回。戲僅至八十四回止。猶在其後也。原分頭二本。又名曰蕩寇除奸。

九更天

歐化東漸。舊道德日隳。而新道德如蓓蕾之未發。舉世茫茫。無所適從。各是其是。嚮之所稱義事烈蹟者。都爲聞人達士所不屑道而厭棄之。有心人未常不歎息焉。若因果鬼怪之類。尤掩耳疾走。不欲一聞其端緒。然如武大之哭訴冤曲。武二得燭知潘氏奸情者。更僕難數。宋季有米俊圖者。辭家背井。偕一僕馬。義上京應試。行道僕倦而就寢。本更酣暢。不意夜夢其兄頭面帶血。衣襟流丹。立於床前。求弟復仇。生殊以爲怪。思與馬義判吉凶。而義之得夢。適與生同。主僕以爲必非佳兆。乃兼程歸家。而兄果死矣。然亦無從探察其寃。實則其嫂

與隣右侯花嘴通。生歸。乃嫂懼爲其值得奸情。奔與侯商。設計決策。侯將其已妻殺死。首級藏入別處。把屍移生後門。妄謂生調戲寡嫂。因奸不遂。致將其嫂謀死。侯僞恐波累。控之官而陷之。令不察。遽拘生去。嚴刑拷問。屈打成招。而鼻涕泗滂沱。得享囹圄滋味焉。馬義聞之。既憤且痛。亟鳴冤於令。而令給之曰。若爲主鳴冤。良堪嘉許。然屍身無首。不能辨是否。固非汝主之嫂者。卽或有別情。但尋得汝大主母之首者。則獄可立解。冤得卽白。汝能三日內尋覓之乎。馬義不知令之給已也。思覓得大主母之首級。卽可解吾主縲紲之厄。轉思大主母爲何人所殺死。而首級又何處覓訪。輾轉無策。姑到家與其妻商之。擬將已女殺死。以女首冒抵主婦之首。然活活將已女殺死。亦屬不忍。而女雖以父命。轉瞬之間。與侯妻爲類。又何能已乎。嚶嚶啜泣耶。義卒不忍。擲刀於地。女遂自刎死。馬義提首白官。謂主母之首在是也。於是令乃坐實生殺嫂之罪。馬義至是呼天搶地。痛不欲生。以爲不脫狴犴之苦。反實其斷頭之痛。嗚呼奈何。然志在

救主冒死抵京。控於文文山。文山試以銅劍釘版之刑。知不虛。願生罪部覆已。准將次行刑。而馬義跋涉山川。頗濡時日。計文公馳達翰勸之日。或在行刑之後。幸天佑忠義。更長漏永。擊柝者打至九更。始放日光。竟得文山爲之翻案焉。蓋文山到日。正行刑之日也。吁亦險矣。謂非義僕之功而不可得。如馬義者。可以風世矣。是劇又名馬義救主。亦曰天弗亮。今之演者。往往至殺女一段爲止。而後事略焉。

八義圖

春秋時列國大亂。君不君而臣不臣。傾軋僭殺。寢假成風。晉有屠岸賈者。佞臣也。與趙盾不相能。誣趙以弑君之罪而滅之。趙妻莊姬。爲景公庶妹。避入宮中。產一子名武。屠聞之。入宮搜索。必欲絕趙氏之後。又懸賞十日內獻出孤兒者。賞千金。否則戮盡孤之同庚者。趙氏門中客程嬰。公孫杵臼。籌救孤之法。方嬰亦生一孩。願以己子出獻。以延趙氏一脈。嬰妻不卽許。二人長跽請之。杵臼懷

兒藏首陽山。嬰出首報屠。謂在杵臼家。逮杵臼到案。杵臼不承招。屠使嬰以鞭鞭之。校尉搜于家果得。遂殺杵臼。嬰祭於法場。不覺淚下沾襟。蓋痛故人至於斯。無限悲傷。潸然一慟耳。屠疑之。曰某與彼原有八拜之交。今彼得罪而死。不自覺過悲耳。其後武爲晉上卿。殺屠而報滅門之仇。嬰亦自殺以報杵臼。武感二人德。配食祖先以祀之。卽興趙滅屠也。是劇又名搜孤救孤。程嬰捨子。

八大鎚

是劇出自岳傳。蓋岳飛追攻兀朮。節節進行。軍勢甚盛。金兵日蹙。岳軍進駐朱仙鎮。不意被陸文龍殺敗。岳牌懸免戰。計無所出。不勝焦思。陸文龍者。前潞安州節度使陸登之子也。兀朮收養長成。納而爲兒。善使雙槍。膂力過人。登死時。文龍生才數月耳。固未詳家世。認賊爲父。無怪反戈向宋耶。統制王佐知之。審慕古要離之爲人。乃斷臂奔金營。僞稱說岳降金。遭岳毒手。願投狼主麾下。兀朮納之。佐至後營。適與文龍乳母薛氏遇。以鄉情感動薛氏。說文龍歸宋。佐以

能平話誘文龍。文龍固喜聽之。佐曰。宋有名將楊延昭。世稱忠良。率兵拒蕭邦。爲王欽若所搆。遣延昭說蕭邦貢名馬。蓋設爲誣陷之計。裨將孟良。竟盜得馬。然是馬至宋。竟七日夜不食而死。以畜戀鄉猶如是。人有不如畜者。故曰驕驕思北。又曰更有大破潞安州故事。並有一圖。乃展卷懸挂。口講指畫。若植立不仆者。爲陸登。自刎而死。懸於閨中者。爲陸妻。投環而死。壁隱一婦而懷一孩者。爲若子。繪影繪聲而形容之。文龍省悟。知爲已父母。毗裂髮指。感痛流淚。怒欲殺兀朮。王薛止之。共謀歸宋。如是火金營拜岳帳也。是劇又曰。朱仙鎮。曰王佐斷臂。

十八扯

十八扯又名兄妹串戲。亦曰小磨坊。不知其所自。大都出崑腔中。相傳有孔亨者。晉京求名。雁沈魚杏。信問久疎。其母酷待亨妻。日飯饘粥糠粃。使鎮日作牛馬走而磨粉。稍拂意。鞭笞隨之。亨妻苦不堪。亨弟孔懷憐之。偷閒出門。欲爲嫂

代職使稍鬆息。會遇妹秀英。同至磨房。嫂適不在。二人無聊。乃出頑童之伎。嬉皮謔笑。扮串戲劇。浪語醜態。間有不足入目者。正不知其旨之所在。實無謂極也。然樂風日變。伶曲不同。向惟扮演龐德下書。西皮擋亮。捉放曹。忠孝圖等戲。邇則隨意串配。賣弄拿手。已無一定之例。髣髴似戲迷傳焉。或曰。十八扯。卽十八齣。謂兄妹串戲至十八齣耳。但徵之歌場曲譜。則渺乎不可知矣。

十二紅

是劇以周屠召盤肉店起。不得歸償。畢員外借銀。而撫造成事者。須丑旦出色。始有可觀。緣周屠開設肉店。缺短資本。向畢朋者借銀二十兩。以爲振興營業之計。詎時運乖舛。生意清淡。漸次用罄。本利難措。遂將傢伙召盤歇業。畢朋聞之。卽來追討。邂逅遇諸塗。相與邀入酒樓。畢朋提及前事。一味支吾。以語搪塞。酒未數巡。卽作假醉。離肆歸家。畢不肯放鬆。步隨後塵。周到家避匿內室。畢徘徊門前。無以爲計。迨周妻出問。不覺失神。蓋周妻油頭粉面。玉骨嬌姿。小家碧

玉盈盈可人。而畢又酒色之徒。出其不意。見茲尤物。不覺神爲之奪。宛如西門慶之遇王六兒。正不意其藏此春色也。於是畢朋墮入魔障。獻媚周妻。轉忘追償之事。相親相近。施以勾搭。周妻又抱十個女子。九個肯。人盡可夫之主義。一引卽動。次日。畢朋又往。適周屠不在。畢遂肆口高唐。與周妻通焉。是劇不詳其命名之意。乃虛捏臆造之流耳。或取西廂佳期。有十二紅一曲。紅娘在門外。以比周屠不在店內也。

十姊妹

自自由結婚之說起。而夫婦之道壞。癡男怨女。曠夫嫠婦。均得藉自由之名。而遂其私欲。道德日喪。勿堪挽救。如戲本中之十姊妹。尤於自由結婚中。別出蹊徑者也。女子趙佩弦。自命非凡。女學生也。主張無夫主義。實則口是心非。固別有意旨。在結同志十人。提倡其不嫁主義。私心則固懷炫嫁之念。顧各牽於約。而不敢發。適有褚士俊者。登報求昏。而褚固世家子。酷愛西風。發此奇舉。詎情

書續續。連翩而至。得無數。有以色傲者。有以財炫者。有以聲望門第自詡者。有以學問伎藝自許者。褚無以自決。商諸友楊玉如。楊本報館主筆。爲借著代籌。仿泰西彗星奪壻事。出售彩票。彼十姊妹咸潛購之。各冀得配個郎。雖與向之主張相抵觸。不知原自欺以欺人耳。開彩日。逢十姊妹開會。卽羣起對彩。詎無一中者。而各人心中之事。已不容掩飾。潛自圖夫。各不遺其餘力。而與前之主張。正復相同。猶同志也。顧十人中。無一得偶。豈天緣之慳耶。不覺老羞成怒。搗毀報館。釀成風波。旋由教育會會長出而排解。作月下老。牽十縷紅繩。繫之褚士俊一人。而同日合卺焉。彼羣雌粥粥。淺笑低顰。固僅許褚士俊獨享。不與他人分鬻者。何樂如之。

三畫

大保國

明穆宗駕崩。子萬歷帝時在沖齡。母后李。后父良。因此覬覦神器。妄思非分。計

誘李后使已攝政。后一時爲其熒惑。立合同。將政權轉移李良。朝臣無有敢諫者。強衆官畫押。惟兵部楊波定國公徐延昭不許。李后宣二臣上殿。徐楊上殿。李后責以何事不押。徐楊曰。自古天下。只有爭奪。未聞讓移。唐虞之禪。固不容論。而我太祖匹馬單槍。冒霜帶雪。得劉伯溫常遇春胡李之輩。匡輔王室。掃蕩腥穢。十八歲之久。海內廓清。改號稱制。修文偃武。傳之於今。而當日東征西伐。豈容易事耶。今轉瞬之間。移諸國丈。臣等期期以爲不可。幸國太審慮之。且漢高祖斬蛇起義。而王莽竟以攝位。由假王而爲真王。割炎劉之統。而號曰新。唐禧宗懦弱無能。梁王朱溫。竟得篡而弑之。趙匡義。宋太祖同胞手足。天下莫親也。而猶不能勉夫此。何況皇丈國戚耶。然后執拗不悟。而良必欲遂其逆謀。聲勢煊盛。延昭既憤且怒。遂出銅鎚擊良。良不敢動。而后亦無如之何。蓋銅鎚太祖賜延昭。祖中山王。使擊亂臣昏君者也。於是各悻悻散。而徐楊愛國忠君之心。雖暴於朝廷。實於國家大事。朱氏宗廟。無所寸補。焉能謂爲得諫諍之道哉。

惟是後接演。卽爲嘆皇靈。嘆皇靈後。復二次進宮力諫。（卽一進宮）則庶幾近之。故卒回李后之悟。而扼李良之謀也。是劇又曰忠心保國。曰李良篡位。

大劈棺

今古奇觀有莊子鼓盆成大道一篇。又蝴蝶夢傳奇。亦譜是事。崑班遂撫拾成戲。京劇卽從自翻出者。蓋戰國時有莊子者。名周。從老子李聃學。以清淨無爲爲道。著有南華經一書。大都寓言。書中曾言栩栩然。嘗夢化爲蝴蝶。妻死。鼓盆而歌。頗明壽殤之旨。後人傳會緣飾。謂莊周參透大道。有化身分形之術焉。一日。莊周辭師下山。途遇一婦扇墳。問之。自言墳土扇乾。卽可改嫁。莊周代扇之。婦人感其情。贈以扇。莊周歸家。以語後妻田氏。言帶譏刺。田氏大憤。將扇撕碎。以爲其夫不以貞節待之。莊周本冷淡世情。勘破紅塵。夫婦之愛不足戀。兒女之情不在懷。卽幻病而死。乃卜田氏是否果能守節葆貞。而實踐其言也。旣而幻化楚國王孫蒞門弔唁。以試之。田氏見王孫體段姣好。衣服華麗。不覺油然。

心焉好之。挽其僕爲之撮合。王孫故作狡猾。難以三事。一搗毀莊周靈牌。二披紅。三拜天地後。卽入洞房。田氏一一允從。及合巹。楚王孫陡得暴疾。危在呼吸。僕言惟人腦可救。田氏頓憐新忘舊。捲袖持刀。將莊樞劈開。欲取莊腦。不料莊周忽跌坐而興。於是田恐怖慚怍。一時並集。強以巧言自解。與莊爭辨。莊又點化楚王孫主僕之形現于前。田氏至此悔已無及。知爲莊所弄。遂雉經而死。

大名府

是戲卽演水滸傳六十回。至六十五回之本事也。亦曰玉麒麟。又曰盧十回。蓋盧俊義者。河北人。仗義疎財。渾號玉麒麟。宋江因晁蓋被史文恭射死。欲圖復仇。無意中爲大圓和尚。題及盧俊義。遂與吳用設計。誘其上山。吳喬作星家。蒞盧家。動以百日血光之災。聳其出避。又題詩於壁。盧惑之。初盧於雪天救一人。名李固。能書算。盧信任之。詎李貌雖誠慤。生性輕浮。竟與盧妻賈氏通。爲燕青所覷破。至此盧出避禍。挈李固隨行。畱燕青在家。不圖至金沙渡地方。爲梁山

盜劫之上山。宋謙恭異常。竭誠款洽。盧既悟前之星家。亦爲水泊人物。恨之刺骨。寧死不允。吳用知不可強。曰姑且暫畱。請從者先行。遂由李固先行。仍派李逵劫其物。而誑以汝主已入梁山。汝得享其妻財。指壁詩爲證。李歸卽語賈氏。復到處揚之。並逐燕青。燕青知李懷異志。守候於途。數日盧歸。告之不聽。昂然入門。遂被陷。執付有司。官以捕得叛逆。大喜。李固又賄官。於是周內成罪。下諸獄。適柴進以千金賣獄。卒薛福使善視盧。並賄通大小。得減配沙門島。而李固必欲置盧于死地。又輦金賂解差。使於半途擊殺之。次日二卒正在擊撲時。爲燕青所見。結果二卒。而解盧枷索。負盧東南行。擬投梁山。詎行未十里。歇小店中。爲人窺破。重行捕去。幸燕得脫。適值楊雄石秀告以故。而燕楊上山乞援。石秀入城探消息。而盧已綁赴市曹。將行刑。石秀惶急萬分。不顧利害。將盧劫出。畢竟衆寡不敵。并遭擒捕。是時節度使梁世傑提盧石親鞫之。卽擬梟首。免多不測。然梁山已得信。正梁判押時。飛墜捏帖。謂如殺盧石。卽發兵攻城。以全城

爲殉。因此盧石得仍押囹圄。而梁山已發兵攻城。不克撤回人馬。吳用以計使衆英雄。喬妝入城。乘元宵。焚獄刼出之。又擒李賈。治以人油蠟燭之酷刑。始了一重孽案也。

大補缸

鬼怪魑魅之事。世都不信。然搜神記言之鑿鑿。豈盡嚮壁虛造者。相傳人屍不爛。寢假成僵。每至午夜宵深。遇人輒追。故人一聞僵尸之名。無不談虎色變。視爲畏途。然僅追人。其害猶小。如久而久之。受日月之精華。得天地之靈氣。卽成旱魃。既成惡怪。則天不下雨。於是收穫無望。黎民不堪聊生矣。且能變形婦女。迷吸人髓。神通廣大。荼毒一方。時有王大娘者。住居王家莊。爲旱魃化身。取人之噎食管。煉就黃磁缸一只。大小隱現。隨意展施。而此寶足以祛避雷殛電火。不圖爲巨靈神撞損。白衣觀世音知之。欲援救生靈。乃飭土地化形補缸匠。假意爲之修理。於是行傍王宅。大呼補缸。大娘聞之。卽延之入。固爐誚其髻鴉不

整衣服參差。大娘乃調脂敷粉。挽髻上釵。花枝招展。詣固爐督修之。固爐僞作見色出神貌。將缸擊碎。觀世音菩薩。遂得施其法力。乃遣大鵬金翅仙青獅仙白象仙而擒滅之。神怪之說。半難究詰。然乎否耶。質之讀者。是劇又曰大鋸缸亦曰王家莊。曰百草山。名目數四焉。

小上坟

小上坟又名祿敬榮歸。盖有劉祿敬者。入京應試。居然獲雋。聽鼓京都。滯足輦下。欲賦歸與。往往不得。徒存庾子江邨之興耳。其妻蕭素貞。蓮花之貌。薔薇之心。綠上柳梢。輒登樓而惆悵。浮如落葉。深薄命之嘆。嗟久之。音信杳無。意必化爲異物。誓矢柏舟。而四壁徒然。蕭條家景。惟藉針黹糊口。度茲悠悠之歲月。茹苦含辛。良可嘉也。而劉祿敬歷久始授縣缺。念及家中。順道回鄉。適值清明。路遇一素服女子。麥飯紙錢。祭奠荒涼野塚。聞哭泣甚哀。劉諦審之。貌似已妻。又以我固未死。何得封土有墳。興嫠婦之哀耶。然心窃疑之。乃遣散僕從。走詢名

氏。詎果爲其糟糠之妻。伶仃孤苦。枵腹守志也。至此劉祿敬涕泗被面。不勝悲痛。而又欽其妻之節操。肆口自試。蕭素貞見其鬢鬢然。大非張緒當年。以爲何物狂徒。來相戲謔。堅不肯認。劉祿敬歷述家中故況。里閭形狀。證以曩日之事。蕭素貞始渙然冰釋。知爲真夫。而非質鼎。不覺歡喜無量。悲感交集。卽夢中亦不期今日得遇故夫。而望劉祿敬之重返鄉井。作並蒂想也。

小放牛

時至春季。百花爛縵。猶人至青年。精神活潑。故所謂青春。而足極一時之樂趣也。有牧童者。放牛郊外。遇一女郎。前問路程。牧童問知其爲杏花邨人。謂素聞杏花邨人能歌小調。卽勸女郎唱曲。女郎爲唱正月花兒開之曲。又合唱二爺爺爺本姓楊之曲。以相嘲謔。牧童強女郎多唱。女郎難牧童以故事。曰天上梭羅何人栽。地下黃河何人開。三關何人守。誰能橋上打五虎。誰荷大刀橋上走。誰在馬上觀春秋。收童曰。王母栽。老龍開。六郎守。匡胤打五虎。周倉負刀走。關

二爺爺觀春秋。已更油嘴滑腔。互相調戲。實則柔情旖旎。曲意綢繆。以描摹村莊兒女耳。演是劇者。且角須身段輕盈。細心體會。才得絲絲入扣。嬌小風流。而丑角又須滑而不浮。矜而不蕩。宮商合奏。自必令觀者畱連叫絕也。

山海關

是劇乃演袁崇煥保華拒滿故事。按袁崇煥字元素。廣東莞縣人。由進士在。山海關王經略麾下。任監軍之職。秉性忠良。熟諳韜略。當是時。滿勢日盛。虔劉邊疆。侵略無已。而關外地方遼闊。難於防禦。以致百姓流離。人煙稀少。王經略因前屯一帶。華夷接壤。不有城池。無以抵胡。乃遣袁崇煥前往築城。卽甯遠城也。袁不辭勞瘁。兼程而進。忠君愛國。一時無兩。因之感動土地。變化凡人。指點迷徑。不入歧路。而途遇毒蛇猛虎。亦得土地保護。不敢侵犯。實亦一點忠忱。有以感動之也。及到妥籌方略。經營城事。開墾荒野。以工代賑。煞費苦心。始克完竣。撫慰人民。尤不遺餘力。因此百姓得稍稍安輯焉。滿洲主奴爾哈赤。因袁崇

煥嚴守密防。不得一逞其志。與其媳四貝勒妃。卽清太宗妻商議。領兵十萬。浩浩蕩蕩。來攻袁崇煥。袁派心腹將祖大壽。往關內將楊麒。前屯將趙率教。請發救兵。然楊趙罔知唇亡齒寒之義。不肯援救。袁不得已。力守孤城。乃與諸裨將立盟誓。苦死生。設計埋伏。派兵遣將。截堵山谷中。竟將滿兵殺敗。進至遼河而止。奴爾哈赤臂受重傷。幾爲崇煥所擒。遇四貝勒妃救。僥倖得脫。然亦足以喪胡虜之膽矣。嗚呼。使朝無奸倭。邊有良將。如袁崇煥而不遭慘殺者。則彼滿人甯得入主華夏。蹂躪同胞哉。

上天台

姚期乃後漢中興良將。劉秀未成龍時。怒射王莽不中。逃避姚家。姚納之。繼復協力同心。匡復漢室。功勳卓著。閎閱綦盛。君臣契合。奚同魚水。值郭后父郭永辱罵姚子剛。剛將永擊死。光武得郭后哭訴之下。不禁大怒。宣姚期上殿。欲將其子治罪。期帶子上朝。光武回思期乃我之股肱。輔翼一代。情同骨肉。况期生

三子。二子戰死。亦不忍更以此子抵罪。卽傳命鬆綁。着剛帶領軍兵三千。往湖北枉子城平寇贖罪。剛得無罪。喜出望外。卽別父母前往。惟姚期自顧白髮蒼蒼。頭童齒豁。老朽無能。胡必濫厠朝位。郭后以父仇不報。甯無圖復之心。適爲其所讒譖。則未央之禍。鐘室之災。爲淮陰第二。死於兒女子之手矣。復上朝啓奏。乞休林下。光武知其意。歷陳君臣相得之情。戰伐之勞。曲意慰之。而姚心始安。惟後漢書光武娶妻陰麗華。未娶郭后。或曰亦作陰后之父云。

下河東

五代擾亂。虎爭龍攘。各逞其雄。趙匡胤因周世宗之殂。陳橋兵變。猝得黃袍加身。僥倖稱帝。南征西伐。削平羣雄。惟北漢劉崇負固不服。宰相歐陽方居心奸詐。位極人臣。心猶不足。私遣書劉崇。使其起兵攻宋。己爲內應。推翻趙氏。與之均分江山。崇克日率兵犯境。宋祖不知底細。命歐挂師。御駕親征。歐以呼延壽庭爲先鋒。呼與歐曾有打牙之怨。呼知歐必藉公假私。以陷誣彼。頗爲憂慮。呼

妹亦知武藝。聞之願伴兄隨戰。以作萬一之防。至兵臨河東。歐陽方假與白龍接戰。報宋主已被誘來。惟呼某勇武有力。須除去此人。方易措手。佯爲戰敗。呼延壽庭不知底蘊。冲陳救護。歐反誣以欲奪己功。責軍棍四十。並謂嗣後非聖旨軍令。不得臨陣。蓋歐陽方非但欲報打牙之怨。且欲置呼於死地。使其攘劫宋室江山。而無所扞格也。是夜歐陽方約敵人襲擊宋營。宋營固無準備。敵兵一到。人馬披靡。大受創劇。而宋祖幾爲所獲。幸呼氏兄妹竭力抵禦。始將敵兵殺退。而壽庭手提首級。冀來請功。不知歐陽方正恨其敗。乃公事。竟當宋祖前。將呼殺死。宋祖責其疎忽不防。而又手刃良將。歐猶斷斷爭辨。拔劍上前。欲圖行刺。得武士衛護。乃揮歐出。宋祖憤其跋扈無禮。又手握重權。徒深恨恨耳。

三娘教子

宋有薛廣者。本儒生。既乃棄儒營商。家有妻張氏。妾二人。劉氏王氏。劉氏生一子。名倚哥。王氏名春娥。人呼爲三娘。廣業商於鎮江。值同鄉歸家。乃以白金五

百託同鄉轉致之家。以爲贍養之資。而該鄉人黑心小人也。將金乾沒。購棺一具。停厝郊外。僞作薛廣靈柩者。報知薛家。薛家驟得凶耗。闔室慟哭。正不意有此噩信也。遣老僕薛包運柩安葬。家非素封。遇此多事。日漸衰墜。淒涼滋味。固是不堪。而張劉不安於室。作買臣妻下堂去焉。王春娥深恥之。誓矢柏舟。守節不嫁。撫養倚哥。願與老僕共支此殘局也。無以爲食。手自織布。謀爲升合之粟。遣倚哥入學讀書。倘他日上進。亦不負一片苦心耳。一日。倚哥被同學誚以無母之子。大爲慚憤。回家。春娥命倚哥背書。倚哥不得背。春娥怒其頑戲。失學。執板責打。倚哥卽以言語衝撞。謂我非若子。若打子。須打己所生者。春娥聞之。愧恚交集。不禁大哭。老薛包不明根由。長跪問三娘。三娘憤怒之餘。將機頭割斷。以爲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姣。縱苦養長成。亦屬徒然。故斷機以示決絕。而薛包見之。心膽俱落。不得已哀求三娘。又勸倚哥。使向母前奉家法請罪。然後母子和好如初焉。

三疑計

明季有總兵唐寅。子名子其。年既舞勺。爲延師王標教讀。時值中秋。王標身邁瘡疾。因向學生借取棉被蒙汗。子其因取母被與之。不料誤將其母李月英繡鞋捲入。王又疲憊。耶當未曾覺察。墜於床前。時李闖謀反。寅方操習軍兵。及回。得女婢翠花報知。師患病。卽來館看望。致得繡鞋。初以爲婢女私贈。輾轉觀之。認知爲其妻之物。不覺大怒。直入上房。卽欲拔劍殺妻。月英茫無頭緒。問之。始知汚其與王師有染。繡鞋可證。月英無以自明。賴翠花緩頰。寅亦疑信參半。乃逼月英赴書齋。誘之以窺真假。然月英固不慣爲濮上桑間之行者。羞澀不知作何語。先翠花叩門以誘之。繼則月英自請其啓門。王標聞是女子聲。兩番三次。深夜叩關。拒不肯納。寅復令妻以卓王孫之事動之。而王大加申詈。怒而斥之。寅始明其非。月英以橫加誣。必欲自死。一洗今日之羞。而寅痛自撾責。出此鹵莽。願賠禮以寢。月英誼不自甘。得子其哀以母子之情。而事始了。

三氣周瑜

東吳都督周瑜爲荊州一角地。竭盡智謀。殫極機巧。而與劉氏相鬥角。劉氏又多方阻難。虛與委蛇。喪兵敗將。卒不可得。且一再受孔明之氣矣。顧瑜終不肯忘情於荊州。乃知照劉氏。願爲代取西川。掉換荊州。實則欲行假途滅虢之策耳。孔明知而諾之。待周瑜兵臨城下。已派趙雲嚴陣以待。婉言却之。瑜知已爲亮所識破。不敢攻城。率兵而退。不料被關張黃魏等四路兜殺。及至巴邱。又聞劉封關平阻住去路。至此周瑜氣憤填膺。頓兵不進。又聞劉先主與孔明山頂飲酒取樂。並得孔明書。謂劉璋雖然懦弱。勞師千里。難於奏功。且曹操未忘赤壁之恥。足下正不宜遠征。倘曹兵乘虛而至。則東吳無噍類矣。云云。瑜揣探書旨。幾乎氣厥。自知不久於世。遣甘甯報吳侯。薦魯肅任都督。彌留時大呼曰。既生亮何生瑜。既生瑜何生亮。而卒。亮料周瑜已死。告先主欲往弔奠。先主不信。已果報到。亮遂偕趙雲赴東吳。而吳侯亦竟以魯肅接任焉。

三讓徐州

曹操父嵩住居瑯琊郡。操飭人迎養。路過徐州。徐州太守陶謙特派張闔護送。不知闔乃黃巾餘孽。半途將財物劫取。盡殺嵩之一家。陶謙本欲附攀曹操。以保地位。至此則反成仇讎。而操固疑謙有以指使之。發兵攻徐州。謙求救於北海太守孔融。青州刺史田楷。二處果領兵來援。融更招平原令劉備同來。謙見備氣度恢宏。儀表超衆。自顧年力衰邁。不堪勝此煩劇。願以徐州相讓。備曰。使君急難。備率兵從諸軍之後。義也。如據徐州爲己有。備所不敢。惟旣爲解圍而來。姑修書與操。爲使君一洗冤誣。當不難轉危爲安。已而操得備書。果撤兵退師。謙耿耿不忘。必欲實行其初志。與糜竺商策。設筵招請孔融田楷劉備等。以爲慶功之舉。席間又提前言。謂徐州衝要繁區。戶口百萬。帶甲千乘。非才德兼全如玄德者不足任。幸毋固辭。爲蒼生福。備再三推却。仍不允從。謙不得已。乃留備屯兵小沛。聊爲犄角之勢。以資保障。旋謙病篤。乃寓書請備。備到。仍以徐

州相讓。備猶欲推却。而謙已卒矣。夫以徐州三讓備。而備三却之。回首今人之不得權位。夤緣鑽謀者。既得權位。強力把守者。幾乎有天壤之別。古今人固不相及耶。

三上轎

殉夫殺賊之事。古每有之。可以占一時之風俗教化也。如崔氏者。誠不愧以烈婦稱之。明時李通者。荊州人。幼聰敏。讀書有宿悟。登賢書時。年才十五耳。崔氏卽其妻。美而賢。伉儷甚篤。時張居正當國。聲勢烜赫。與通爲同鄉。通欲赴京應試。以無請託。不易得巍科。輾轉躊躇。思結好其子秉仁。以爲請託之地。東延秉仁到家。盛饌款之。備極殷勤。詎秉仁人面獸心。怙恃父勢。橫行鄉里。見崔氏姿首動人。卽心懷不良。寤寐思之。與奸僕張振設計。請通來家。領受回席。通酒後身死。實則秉仁涎崔氏豔美。以酒酖之也。其父李配。知其冤。擊鼓上控。知府張某。懼居正勢。不敢納。配無冤可訴。正悲其子之死於非命。而秉仁遣其僕張振

及媒婆等前來提親。不由分說。聲勢洶湧。配知難理。諭諾之。崔氏索身價千金。振立允之。繼又提出三條件。一黃知府做媒。二秉仁須身披重孝。頭戴麻冠。送通靈柩到墳。三新房不准上燈。振亦立允。崔氏始哭拜姑嬭。上轎而去。迨到秉仁家。自刎而死。蓋崔氏早存殉夫之志。而懷藏短刀以去。故又名烈婦殉夫。其別李家上轎一場。見者酸鼻。上則白首之老。下則黃口之兒。生割活奪。強使失身。其疾首痛心爲何如耶。

三上殿

孫安明萬曆時官刑科給事中。生性倔强。不避權貴。憤張居正當國。上本嚴參。欲合同僚會劾。無有敢連署者。竟一人獨參。萬曆帝斥其謬妄。並謂汝不自度量。敢犯閣老。有幾多家屬。可作棺備死。安聞言大忿。回家卽飭匠合棺十八具。爲家屬之櫬。另一口。長一尺。寬七寸。謂昏君不從。卽以是爲渠之棺槨。事固狂悖。不可爲訓。次日輿櫬上朝。帝知有十九具。一具爲伊死所者。不覺大怒。傳旨

斬首。經徐彥昭等力保。始赦回。安上殿。仍肆口謾罵。謂帝聽信讒言。不知忠良。帝復斬之。朝士復力諫。始得免死。帝見安骨鯁直言。不可不使磨練之。降官雲南四川等處。安均不可。帝乃命安爲荊州理刑廳。安始允。已而又不肯去。以荊州素多豪強。難於治理爲辭。帝卽賜硃漆棍二十四根。以壓奸惡。孫始起行。其後接演卽捉拿張秉仁事也。漢汲黯之戇似戇矣。而孫安之戇且過之。人主而欲除奸安民。胡可使強項者。遠離左右哉。

三顧茅廬

穎川徐庶因爲人報仇。殺死凶徒。隻身逃走。改名單福。投在劉備帳下。備得庶輔佐。攻襲樊城。殺敗曹仁李典。二人退回許昌。報告曹操。操固不識徐庶。違言單福。謀士程昱。知庶家世。操遂與定計。誘庶母來都。只說庶已官居議郎。特來迎養。徐母不知底蘊。隨人到許。操知徐母已到。派衆將迎之入帳。遣母作書。招子徐母。卓識非凡。知子在備手下。可算得所。不肯作書。兼辱罵操。操怒欲斬之。

程昱復與操設計。謂姑置母於別所。誘其手筆。作書招庶。必得奏功。說與庶有八拜之交。時時以物餽母。恩待非常。母以書報之。昱乃學母筆姿。修書寄庶。庶得書辭。備起行。備送之郊。兩情戀戀。不忍分別。庶因薦南陽諸葛亮。亮有經緯才。自比管樂。願使君枉顧隆中。得斯人出。炎劉之興。轉瞬事也。庶趕到許昌。見母知係爲人誑欺。大受母責備。母竟自縊死。至此庶抱恨終古。誓不爲曹氏設一計。籌一策也。備知孔明有王佐之才。卽往廬中請謁。不得面晤。悵然歸來。繼復至臥龍岡。值天雨雪。孔明已出游不在。留書其弟諸葛均。託其轉達誠意。越年擇定吉期。齋戒而往。途遇諸葛均。知亮在家。欣愉非常。到門。又值亮午睡未醒。備復屏息拱立。以待亮醒。備懇亮出山。意甚誠摯。亮始慨然允之。與備同至新野焉。

三擊掌

惡貧愛富。世之常情。若能知英雄於落泊。耐飢寒守婦道。尤難能而可貴。王寶

釧。唐時人。父名允。曾拜宰相。老年退歸林下。生有三女。長次二女。均已許配名門。惟三女寶釧。尙未字人。因搭綵樓。拋球招贅。不圖打着薛平貴。允以吾家華胄望族。姻戚都簪纓貴客。何得竟招化郎爲婿。不勝羞辱。與寶釧言。不許嫁薛寶釧。立志堅決。死守三從四德之格言。不肯聽從。允憤怒之下。逐出平貴。寶釧尤不直其父之爲。亦不願身居華屋。願隨平貴住寒窰。至此允不認其女。而寶釧亦不認其父。單身出門。臨行。與允三擊掌。謂從此永斷父女之情。平貴不發。不進相門一步。雖得其母。從中譬勸。寶釧立志決絕。不顧而去。噫。如寶釧者。其眼力卓識。真不下於漢漂母。然居今之世。而行寶釧之事。則人皆目爲癡女。而嗤之以鼻也。是劇因寶釧與其父三擊掌而去。故曰三擊掌。亦曰寶釧出府。其後本卽探寒窰耳。

三門街

是劇本出自三門街小說。節目大綱。無所殊異。請試言之。明武宗時。滄州人洪

金章官拜四路招討使。鎮守盜馬關。值紅毛國王率領十二番國。進兵犯境。金章出兵抵禦。一鼓擒之。獻俘于京。爵封平遼王。正德帝嬉遊江南。寵任內侍劉瑾。權傾一世。人稱九千歲。金章於慶功席上觸怒劉瑾。遂成仇隙。奸相史洪基與瑾通同一氣。兩人密謀陷金章。慫恿李貴妃。宣金章來京。另用派史洪基接任。金章得旨。卽欲起程。爲其子女部下所勒。金章刺殺其女。而縛其子錦於馬。亦欲加弑。由將士請求。始釋之。卽挈眷屬首途。至中道。竟爲劉瑾所謀死。洪錦乃偕母妹等逃走。史洪基之子史逵。與隣右李廣有隙。時玉皇閣妖怪出現。往往嚙人。逵設計欲害李廣。誘遊西湖。至玉皇閣。逵假意阻攔。以激廣。廣竟上閣睡寢。果非妖物。實係呂純陽遣柳仙送盔甲與廣也。而洪錦與其母妹舟行鎮江。不意被水盜牛洪所劫。財物一空。流落客店。買蓺度日。將地棍馬騫打死。犯罪入獄。廣與徐文炳文亮來鎮江。得遇廣明和尚。遂締金蘭之交。會劉瑾乾子劉彪強搶錢女。四人正商議救援之法。適半枝梅張穀奉東方老祖之命下山。

救女。隱身劉家。以乾坤袋裝運錢女。使錢氏母女避難李廣家。而店小二聞錦犯案收監。住費無着。給錦母探獄。將錦母推墮江心。幸遇傅璧芳救得。不死。璧芳原在青雲山與左龍右虎爲盜。與洪錦本相識。遂攻江都縣。將錦刦出。太原人胡達娶甘甯妹十二姑。聞史洪基之女錦屏奉旨在揚州打掃。二人結束下山。而廣與二徐廣明張穀等茶寮中遇見楚雲。胡甘亦途逢鄭九州。至招賢館。又值李廣等衆英雄遇合。有似使之者。在館遇一相家。談相多微中。正言論間。家僮報徐母病急。二徐卽刻回家。不意舟遇狂風。文亮落水焉。時蒲家林盜蒲龍兄弟三人。強占一方。有張志白志鴻奉金帛綵緞獻媚蒲氏。並言有桑黛者揚言平大王山寨直反掌耳。以激之。蒲氏大怒。遂攻打桑黛。占其蓬萊館。刦賊牛洪。浮至杭州。調戲黃貴之妻梅氏。一日徐文炳行梅氏窗下。爲梅氏面水潑濕衣裳。入門烘乾。梅氏頗與文炳有意。而要其夫許與文炳通。其夕牛洪潛入其室。圖姦不遂。將梅氏殺死。貴告之官。文炳遂受無辜之冤。有白豔紅者。父爲

總兵。被劉瑾所害死。在飛鳳山爲盜。無事山下打獵。遇見徐文炳。邀上山寨。卽與成親。實係文炳書童福祿。晉京爲主伸冤者。不料遇此意外。到京幸而告准。帝派范其鸞往杭查勘。范素聞劉彪不法。到鎮喬妝窺探。爲劉僕所識破。遂擒付石洞。使其餓死。幸其僕范安范保路遇張穀。穀復用乾坤袋。把其鸞救出。其鸞卽星夜到杭。提訊一千人證。緝獲牛洪。將洪正法。放出文炳。其弟文亮。遇純陽救。收畱上山。至此命其下山打糞。而李廣等衆英雄。亦齊到揚州。來與史錦屏比武。劇至此閉幕焉。

三藏取經

釋教謂人之罪過。可以懺悔。而晚近緇衣之輩。藉此緒論。青磬紅魚。謀爲衣食之計。此又爲釋迦牟尼之罪人也。吾國自漢明帝作俑。始有佛教。唐太宗更揚其波而推其瀾。命唐三藏西方取經。雖爲超伸疆場戰死之士。慰侑離家之鬼。安其黎民。無使爲厲。而不知荒謬不足道也。唐三藏俗姓陳。法號玄奘。頗有道

行爲朝廷所重視。太宗心存救世。苦無真詮。乃命三藏往西方佛國求經。得來妙諦。挽茲劫難。當是時。吾國閉關自守。不與外邦通款。悃所詔西方者。卽今之印度。路途修阻。峻山濁浪。險惡無比。舟車之便。未若近世。三藏明知行路之難。亦不退辭。摒擋而行。太宗念其跋涉山川。賜以錦繡袈裟。紫金寶鉢。禪杖僧帽之類。以壯其行。並率文武百官。餞之沙橋。備極榮寵。而三藏拜別上道。所謂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也。

三雅園

三雅園爲黑老虎所設之茶店。而又爲痞棍之俱樂部也。北人余喬龍。僑居杭州。綽號賽武松。膂力強勁。與本地土棍賽西門慶羅虎。專以敲詐欺壓爲事。目無王法。惹禍之祖宗。害民之頭領。又有長腿王三牛。毬阿毛者。亦性喜是非。不守本分。羅余本不相識。一日來至三雅園啜茗。口角之爭。得黑老虎排解。五人遂結爲異姓兄弟。又與黑老虎妻見禮。呼之曰嫂。羅虎見彼雌標。遂與私通。

一日黑老虎往上海配置茶壺。而羅虎居然爲黑老虎代行其職務。余喬龍以情跡可疑。私來窺探。適遇彼婦與羅款款之時。叩門而進。意存搜索。不知羅已逃去。反爲彼婦人所誣。掃興而回。迨黑老虎反杭。羅心起惡念。深夜入室。要求出讓三雅園。並予其妻。黑老虎初以爲頑皮之言。繼察其真實。恨其不但強奪茶室。並欲霸佔其妻。怒而爭鬪。羅將黑老虎殺去。適余來訪候。彼婦陷余殺其夫。余勃然大怒。亦將彼婦殺死。復欲尋覓羅虎。使其殘廢。以出胸中之氣。一日遇諸塗。將羅脚筋割斷。後余王等在廟爲黑老虎做佛事。又遇羅。羅倔強如故。余王毛三人遂挖其目。開其膛。蹂其臟腑。時彭公保爲兩江水師提督。避暑西湖。於賽武松等行爲。早有所聞。余等活殺羅虎。適爲彭所見。上前勸解。而王三惡其預事。竟批其頰。彭不以爲意。問明姓名歸去。旋阿毛知爲彭。乃商議刺之。幸爲二統領所拒。未遭毒手。而余等謀刺不遂。卽逃往盜魁李志龍處。彭亦卽遣兵調將。四處兜截。而擒滅之。杭民自此始安。

亡國大夫

是劇名曰亡國大夫。其情景可想而知。晚近達官顯宦。祇須錢囊滿。不遑問國事。日夕搜刮。徒造冤孽。正不知爲誰辛苦爲誰甜。一至山窮水盡時。迴顧昔日之榮華豪貴。已不復得。空自感慨悽惶而已。時某國擬組織一墾植公司。有金永年者。知某國之奸謀覬覦權利。欲自集資創辦。以爲抵禦之圖。兜其岳父盧醇齋入股。盧爲外部秘書。素以財雄。其壻勸其入股。盧以少年妄謬。靳不認許。金見盧冷淡心腸。不知愛國爲何事。極不直盧之爲。憤而出走。某國知盧爲喪權賣國之徒。與訂軍警權之密約。竟諾之。時盧已任總揆。權勢甚盛。簽此亡國之約。國民之警告。良友之規箴。均置之不聞。而行其一己之私心。其女令嫻。婉言諫勸。拒不納。女亦出亡。欲覓未婚夫金永年。而某國旣慶得此軍警權。復倡兩國合併之說。盧喪心病狂。亦竟許之。以功得某國勳章世爵。大以爲榮。不料某國以搜查軍械爲名。誣以贓物。竟籍沒其產。半世囊積。盡化烏有。而某國意

猶未足。又索取其姬妾。至是盧子然孤身。懊喪欲死。金永年英年偉志。欲救大陸之沉淪。又以缺乏餉械。不克成事。不得已圖刺總監。反爲所捕。是時亡國之民。酷受虐待。不堪終日。而志士如金。又死於獄。金臨終。惟以血書一紙。以警同胞。努力耳。盧窮極無聊。猶思覘然爲人。居海濱捕魚度日。其女覓金勿得。亦來海濱。值金同志。示以血書。痛哭暈厥。盧來喚女醒。某國兵戲弄女。盧與爭。爲某國兵擊死。女亦自投於海。

四書

五台山

楊令公一門。以武事著於世。然喪亡零落。亦殊可憐。大郎則替王而死。二郎伏劍而亡。三郎失於亂軍。四郎流落番邦。五郎披袈裟。七郎喪於箭鏃。惟六郎一人。弱兵殘將。鎮守三關。亦興致衰落。聊以支撐危局耳。自令公撞死李陵碑。余太君命六郎收取骸骨。既得。攢程歸來。一日夕陽斜照。見有古寺。遂叩門求宿。

老僧慈悲爲懷。使其安寢伽藍殿。老僧之徒。殺狗食牛。不誦經懺。莽如魯智深。急如武二郎。是夕正飲酒大醉山上。聞有啼哭聲。乃上前盤問。彼此互詰。覺鄉語頗同。知皆爲宋人。六郎因問宋朝天波府楊令公。可曾知否。該僧歷述令公家世綦詳。六郎始知卽其兄五郎。五郎亦不意卽其弟六郎也。兄弟無意相遇。不禁悲喜交集。旋聞人馬聲喧。係韓昌追趕六郎者。五郎提禪杖下山殺退。促六郎起程。於是互相揮淚而別。是劇又名五台會兄。

五雷陣

列國時孫臧者。從師鬼谷子學。道行玄妙。龐涓與臧爲同學。涓恐奪其權位。將臧膝蓋除去。後臧伏箭馬陵道。射死龐涓。始報宿怨。時秦始皇志併六合。席捲天下。命將王翦掃滅六國。而臧父兄被翦所害。臧欲爲報父兄之仇。乃與王翦戰。王翦得妖道毛萑助。將臧姪燕殺敗。臧乃親自臨陣。殺退毛萑。毛敗回作起法術。設下五雷陣。勾攝臧魂。而臧果坐臥不安。心驚肉跳。不勝焦躁。已而知毛

設五雷陣所致。燕知贖亦能五雷陣者。勸贖出攻。然贖所能者。陽五雷陣。毛所設者。陰五雷陣。陽不克陰。反爲所害。不得已帶馬出陣。卒破毛陣。然劇本僅至出攻毛陣而止。下不接演。惟是劇又曰併吞六國。以秦王併吞六國也。故云。

五花洞

嗚呼天下之大。真無奇不有。然亦無怪不破。若夫脂粉之妖。狐鼠之妖。權位之妖。謀詐之妖。安知其不有破之一日耶。相傳五花洞有五妖。一蜈蚣。一蝎子。一壁虎。一蝦蟆。一毒蛇。修練千年。神通廣大。騰雲駕霧。變幻人身。苦無眞陽。難成正果。恨張傑慣用術。傷其同類。遂由蝎子壁虎二妖出洞。幻化人形。圖擾世界。清河縣民人武大。買賣燒餅。難於度日。欲往陽穀縣找其弟武松。乃偕其妻潘金蓮同往。詎爲二妖所遇。以爲遊戲世人。無處不可。遂變作武大夫婦。聲音笑貌。衣服高下。無不盡同。而武大夫婦亦不能自別。誰是誰非。孰眞孰假。心知必係妖怪。而二妖亦反唇相稽。遂駢扭至陽穀縣。而官見四人。二男二女。並無

區別。正搔首沒法時。報包公到。迎入告以出此奇案。碍難判斷。包公坐堂審問。思用照妖鏡。又報張天師到。天師知二妖作耍。大聲喝問。二妖亦直認不諱。卽派法官會緝。二妖返洞歸報。於是衆妖盡出。而天師合殲之。

五人義

是劇乃演顏佩韋等五人欲救周順昌之故事也。江蘇周順昌。端方公正。直亮不阿。官至史郎。因與魏忠賢不協。爲魏所嫉。辭職林下。享其清福。居鄉亦不失敦厚。故爲里黨所尊敬。天啓朝。魏闖弄權。勢炎之盛。人莫與京。擅作威福。殺戮忠良。周雖退官家居。嫌隙未忘。必欲置之死地。乃矯詔捕拿。蘇民聞信。驚譁之餘。羣相奔告。冀圖挽救。時有顏佩韋、馬杰、沈揚、周文元、楊念如等。憤魏闖之專橫。憫銓部之無辜。鳴鑼集衆數千人。拈香跪求府縣。府縣不敢擅主。又環求巡撫。毛一鷺。請其奏脫順昌罪。毛佯允之。蓋毛本魏闖義子。奉命誰謹。甘作爪牙。焉能矜忠良。順民意耶。順昌聞詔旨捉捕。卽進巡撫衙門自首。一鷺喜之不勝。

卽加順昌鐐銜。顏等見順昌已被桎梏。知已受給。氣忿之至。羣起爭奪。秩序大亂。一闕而進。將矯詔來蘇之校尉。拳足交加。一頓痛打。復抉其雙目。使其長在冥冥中。不見天日。更欲以懲一儆一。驚見勢凶猛。避入廁中始免。顏等怒猶未已。復焚校尉坐船。校尉潛遁入京。以告魏闈。魏闈大怒。派兵擒五人而殺之。死之日。五人顏色如生。其焚舟挖目時。固已知有今日。以就義而死爲快也。然順昌仍死獄中。雖無補於周。亦足覘當時民氣。專制時代。不以民意爲重。而民氣之盛猶如此。視死如歸。復如彼。殺身成仁。難於今日。且什陪。而五人之死。尤見其行義之高。豐碑巨冢。無怪後人歎歎憑弔也。惟演者至打死校尉而止。是劇又名看看蘇州人。又曰倒精忠。

五家坡

薛平貴落泊無依。廁身行伍。櫛風沐雨。歷盡艱苦。幸天不薄人。累建功勳。番邦畏懼。西涼國王旣寵以高爵。復賜以公主。一時榮耀。無有比抗。回顧寒窳時。儻

粥不飽。牛衣不煖。奚啻霄壤之分。然離家十八年。皓月黃塵。甯無歸家之念。蓬門圭牖。安知相女之情。今身已貴顯。不可不一敘天倫之樂。況王寶釧冒不韙絕大義。而追隨於愁城窮國中哉。於是約束行裝。趲程而來。及到五家坡。雖覺鄉井依舊。不無門闔模糊。遂問津焉。既見寶釧。乃假稱與平貴爲同袍友。託其帶家信來。此欲試其妻節操。又說書信已經失落。惟某於其修書時。在後私窺。尙能約畧言其書中之語。謂在營尙安。因失去官馬一匹。賠銀十兩。苦無餘畜。卽向友某告貸。連利帶本。計須二十兩。久不能歸。再三被某催迫。不得已將妻出賣與彼耳。云云。寶釧聞言。信以爲真。而平貴又故逼之。寶釧苦不得脫。以沙土撒平貴。轉入寒窰。平貴見寶釧不受調戲。心竊歡喜。追隨其後。寶釧閉門拒之。平貴始吐真言。復歷述綵樓拋球。怒父出門。楚江擒馬等事。寶釧細察情形。的係故夫。始開門相見。故又名平貴回窰。亦曰跑坡。

文昭關

伍員楚國人。字子胥。父名奢。爲太子建之傅。兄名尚。均爲平王所殺。子胥恨平王無道。欲報父兄之仇。知吳楚世有宿怨。易於挑撥。或可藏事。遂欲逃往吳國。途中歷盡艱險。既過樊城。又見四面高山。迷失路途。時有隱士東皋公。素性慈良。一日適在閑步。子胥行色匆匆。前來問道。東皋公一見之下。諭爲子胥。憐其孤苦。欽其孝友。挽其至家暫住。蓋前去卽文昭關。而關吏早得朝信。畫形圖影。嚴查過客。捉拿伍員。東皋公知之。與子胥本非素識。因看過圖像。始知今日來者之爲子胥也。子胥住東皋公家七日。見東皋公毫無動靜。焦灼之至。日不安席。夜則伏枕。憂思之極。不覺髭鬚盡白。顧子胥圖形本是黑鬚。忽成皓白。與圖不類。竟得溷出昭關。雖出自東皋公之妙計。皇甫誦之高義。殆亦天不欲絕忠臣之後。姑與之機。而使之逃吳復仇乎。次日。東皋公見子胥髭鬚變色。大異之。東皋公有友皇甫誦。貌近子胥。遂邀其來家。與之商救子胥之法。使皇甫誦扮作子胥。子胥扮作家丁。關吏見皇甫誦。必誤爲子胥。子胥當擾攘間。卽溷出關。

於是依計而行。皇甫訥果被捕逮。子胥卒作漏網之魚。入太湖而去。東臯公復謁見關將米南适。把皇甫訥釋放。是劇因子胥愁白髭鬚。故又曰一夜白鬚。

文明人

賈人俊者。不知何許人。但知其爲西洋留學生。眼高於頂。目空一切。歸家見事事物物。都不外洋若。良者曰劣。堅者曰窳。一巾之微。一塵之細。無不憎惡而厭薄之。又以家庭之間。骨肉之親。鄙陋粗率。亦都不如西人。強使其母王氏入學校肄業。王氏年逾六秩矣。以愛子之心。不得却。賢子之命。不敢拒。居然入學誦讀。正如俗言所謂老因上繡棚也。然罔知程規。難措手足。小脚伶仃。學習體操。又傾仆可笑。窘苦不堪。而校長始送之歸。人俊性喜漁色。秦樓楚館。無不有其蹤跡。又喜演說。自由解放之論。一日。其母病篤。妻薛聰娘來促其回。而不知人俊正在娼寮高談闊論時。大爲其妻掃興。竟辱詈之。薛氏憤極。哭訴其父可權。他日。人俊見其妻。偕一男子遊於公園。狀至親密。人俊見而大憤。薛氏以自由

之說相辨難。人俊不堪忍。告之可權。欲以責薛氏。正言問。薛氏與其妹亞男。冉冉入門。又與其妻相爭論。薛氏復以強詞激之。人俊狂吼如獅。欲自殺。旋經衆人告以故。夫婦始言和。蓋薛氏攜手之男子。卽爲亞男所假扮。乃中表王以智所設計。以警人俊者也。

天水關

諸葛亮足智多謀。神算秘計。疊出不窮。非陳平之儔。所得同日而語。旣平南蠻。服孟獲。亮知無南方之憂。上表請出師伐魏。耿耿丹心。非特欲報先帝恩。抑亦盡臣節耳。後主旣准奏。餞之長亭。亮乃兵進中原。而魏已得探報。命將夏侯淵之子楙。率兵禦之。亮使人僞稱夏侯楙被蜀兵圍困。說各郡出兵援救。侯郡兵出救。則命將襲其城。往往而破。天水關守將馬遵。亦欲出援。爲裨將姜維所阻。姜維字伯約。胸藏韜畧。力敵萬人。識孔明爲聲東擊西之計。遂與遵設策。先提兵外待。候蜀將到。內外夾擊之。不意趙雲果領兵到。遂被馬姜所殺敗。亮知之。

乃設計取姜母於冀城。姜聞而往救。亮則命魏延扮作姜。夜半攻城。稱姜已降。漢遵信之。迨姜回。拒不肯納。以爲詐其城。而馬岱關興張苞魏延等復四面截戰。姜欲投別郡而不可得。遂降蜀。

天寶圖

明施洪林忠直自矢。生一子一女。子名必顯。女名碧霞。鎮守邊關。首相華錦章。揚州人。女爲帝妃。因之勢位隆尊。向施求婚。施却之。遂搆誣之。施因落官。錦章意未足。復命家將假盜劫其財。不得已僑寓揚州文陽觀。施憂憤死。必顯亦病。楊呻呼。碧霞欲爲兄醫治。願鬻身爲奴。得遇李春芳。與銀五十兩。春芳有文武才。性喜任俠。與錦章家爲比隣。而錦章長子曰子林。好漁色。聞碧霞美風姿。僞稱李家姪。入府。業爲春芳所知。詣華府索之。子林斬之。更傳人擊春芳。春芳大創。又提之入水牢。使奄奄自斃。子林妹月娥。有婢曰紅花。紅花曾受春芳恩。乃與月娥議。焚火馬廐。乘譁亂時。挽春芳出。寄之貼隣。盧世杰之女賽花房。賽花

家只母女二人。素欽春芳。至是春芳卽在盧家調養。盧嫗又將賽花許字春芳。必顯病轉痊愈。聞知老父已死。弱妹又被子林所賺。大怒。手提銅錘。打進華府。擊死教師曹天錫。碧霞聞聲亦出。兄妹相會。遂同赴李家拜謝贈銀之德。李母深愛碧霞。乃認作義女。時吳孝珍佔太行山爲盜。其父亦爲奸臣所陷死。必顯旣離揚州。至太行山。遇孝珍遂落草。碧霞倩文陽觀道士爲父經懺。天錫弟天佑痛兄之死。以爲事由春芳所起。欲死春芳以洩恨。聞碧霞在廟拈香。欲再刦碧霞。春芳早有所備。遂與天佑擊打。幾爲所傷。幸紅燄老祖弟子曹天寶救。斫傷天佑腿。大衆始散。天佑在華府養傷。一日與子林妻秦氏相遇。遂有染。幽會時。適被月娥所窺見。二人密商刺死月娥。紅花因之墜樓自盡。均爲紅燄真人所救。攝月娥寄養秦良家。攝紅花至田旭東巡按船上。轉寄春芳家。旭東聞華府如此情事。來春芳家探問。事涉中籌。不易查究。先由曹天寶把秦曹二人用緹仙繩縛住。旭東僞作收妖。遂捉之署。子林無顏居鄉。星夜奔京。初必顯下書。

招李春芳上山。其書爲子林僕所誑得。遂誣秋芳私通寇盜。奉旨捕拿進京。抄沒家產。繼又命春芳解京。其他各人收監。事聞賽花。乃女扮男妝。晉京營救春芳。至太行山。遂與施吳等結合。率嘍囉劫春芳上山。春芳遇見賽花。頗生懷疑。再三盤詰。固卽其未昏妻。賽花恐人訕笑。遂辭去。而旭東旣殺秦曹。錦章以爲不顧面子。運動華妃。酒醉皇上。奪旭東官而逮治之。曹天寶聞李母等收監。以術拔之出。碧霞失足落澗。遇紅燄授劍。斬死蟒蛇。紅花因腹餓乞飯。得遇月娥。春芳下山打播。踢死雷正坤。被獲。復爲施吳等劫出。錦章請兵征討太行山。以盧昆杰出剿。而劇始了。

中山狼

柏養雲雄於財。有子名小雲。一女名麗娜。丁克明亦士子。父名大海。父子均佞奸陰險。心地不良。克明妻顧小玉。亦非善類。克明曾受養雲恩。心思攬養雲財。竭力附之。養雲亦待之甚厚。復施長舌簧蠱麗娜。與訂昏約。獨小雲不值之會。

小雲不聽父命。別與賀愛梅私婚。克明譖之。養雲逐其子。克明既得計。誘麗娜幽之古塔中。而誑養雲入瘋人院。乾沒其所有產。愛梅聞養雲囚瘋人院。以計救之出。適遇小雲。至是翁媳父子雖遇會。惟不知麗娜在何所。小雲報警署緝拿克明等。逢薛傭婦。始知麗娜所。馳救出。而正克明小玉等於法。嗚呼。飛蛾焚身。人苦不自足。或謂克明之智不可及。吾謂其愚不可及也。

中山被難

是劇演孫中山倫敦被難事。亦卽出於孫中山倫敦被難記者也。吾人今日得熙熙攘攘。優游於錦繡山河之中。角逐於世界萬國之林。新我版圖。光我漢家。韶華荏苒。忽忽九年。雖民間不呼疾苦之聲。軍閥多跋扈之象。此麼么小事。操政者得其道。措之安。固易易事。而追本窮源。得有今日者。不得不頌仰夫革黨。而革黨之能建樹。發其萌芽者。則不能離言夫孫中山。當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時。中國革黨正在革剝之際。中山籌備規畫。殫竭心力。繼而發難廣州。不

幸爲滿官所擊敗。喪亡同志。而中山倉皇涉重洋。到倫敦。而清廷又電駐英公使捕中山。中山失檢。竟爲捕逮。中山有友唐德黎夫婦。極相契合。得西僕告知之。竭力爲中山救援。旋由英政府出而干涉。始釋放。而中山受此磨折。愈殫思竭慮。籌劃其黨事。廣收同志。屢挫屢起。再接再厲。卒得覆滅清廷。而剏立民國。有志者事竟成。正堪爲革黨頌也。

火裏情人

有鳳鳴岡者。少孤苦。性敦厚。爲苗振之內姪。陳墨琴爲振之甥女。而孤苦與鳴岡一轍。振憐之。收養在家。振本軍官。以商得巨資。遂經紀其家事。而享優游之逸樂。繼配俞。生子曰而秀。不務正業。專喜游蕩。賭博吃著。無一不能。性雖喜博。而伎不專。又出手豪奢。擲千金無吝色。以致債台百級。纍纍不能償。行爲愈蕩。心思日壞。日惟思得其父之資財。爲歸償之地。兼以盡其豪興。振屢戒不改。疾惡之。愈厚待鳳陳。欲畀以家產之半。俞氏力止之。而欲娶墨琴爲媳。不知而秀

早與小燕訂婚。蓋小燕者，賣解女。初而秀爲匪類所虐。小燕拯出之。故感小燕情。遂與訂白首之好。是以時向往來。交情甚密。一日而秀苦無錢使用。又被債戶催迫。僞謂有伊之黨人信札。爲僕所得。父將逐之出。歸產於鳳陳。乞小燕盜振股票。小燕誼不能却。爲竊之。方欲遁。爲振所知。追捕之。詎爲小燕所推倒。小燕譖知爲振。乃自首。而秀則竊票以逸。振方在病中聞之。悲甚。病加篤。知而秀不肖。必無良結果。乃喚律師來。作遺囑。將家產畀之鳳陳。振旣死。而秀向鳳陳索家產。鳳陳願歸之。律師不之許。正喧嚷間。小燕來弔唁。見情形。大不爲然。與而秀絕交。而秀憤怒之餘。縱鳳陳而焚殺之。旣除眼中釘。正以爲得計。不圖小燕亦來。見把鳳陳火毀。槍而秀死。而已一躍入火中。隨鳳陳二人作同伴也。

六月雪

有竇娥者。事姑甚孝。其姑患病。思食羊肚湯。竇娥託比隣張母之子驢兒者。代致之。而不知張驢兒心存不良。涎竇娥美。久欲攘爲妻。正苦無術。刼制之。至此

心萌惡念。把羊肚湯下之毒。使竇姑食之。始可以竇娥爲妻。必得隨其願。及烹調既成。進之竇姑。竇姑嫌味不佳。放下不食。詎其母饑涎欲滴。一氣盡之。毒發身死。驢兒探之。不意其母已誤食。心雖知之。懊喪無及。將錯就錯。遂認竇娥鳩死其母。大嘶咆哮。必欲興訟。否則須竇娥與之。始可息事。然竇娥姑媳本狼狽相連。不可須臾離者。況其母固非彼姑媳所謀死。又何能甘互相爭執。驢兒竟訴諸官。而官又是一個糊塗蟲。不加審察。以竇娥論死。竇娥冤無申雪。日惟以淚洗面。引頸待死。其姑窮老悖獨。孤掌難鳴。亦祇哭怨皇天無眼而已。既而部文已轉。尅期行刑。時正六月。炎暑酷烈之時。忽朔風刺首。大雪迷漫。會竇太師經過。見天時反常。必有冤獄。乃停刑收監。重行詳訊。緝驢兒殺之。惟竇娥事本出自漢。因家貧無食。其姑憐竇娥之苦。雉經而亡。爲其少姑誣搆以死。死後三年不雨。得郡守祭其墓。始雨。是則與劇本所不同者。然大致演是事也。是劇又名斬竇娥。亦曰羊肚湯。

太白醉酒

李白字太白。隴西青蓮鄉人。故又稱李青蓮。天才豪放。作詩尤飄忽。有仙致。又好酒。矯矯不羈。日以詩酒自樂。上京赴試。爲楊國忠高力士斥其狂妄。趕出闈場。因寄居賀知章家。巍巍皇城。芸芸衆生。軟紅塵裏。誰知李太白其人耶。玄宗時。有黑蠻國命使臣賚表進呈。表字故作鳥獸體。而詞句尤悖謬無理。言大唐能識得此字者。則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不然。秋高馬肥。率兵攻取也。及君臣展覽來表。滿朝百官。翰苑學士。果無一人能識者。玄宗不勝愧恨。轉念中國之廣。人民之衆。寧無一人識之者。因問朝士。乃賀知章孟浩然薦舉李白。稱其人廣覽羣書。洞達時務。必能識也。玄宗卽以御馬接之上朝。賜官翰林學士。白展閱蠻表。一目了然。譯明來意。具奏玄宗。玄宗大悅。復命其手草蠻詩。回答該國。白見高楊二人。鵠立朝堂。念昔日之辱。要求高力士脫靴。楊國忠磨墨。玄宗准如所請。白則意氣洋洋。登七寶床。艸詔付來使帶回。從此白卽官供奉翰林。玄宗

恩賜有加焉。

太平橋

五代時本爾詐我虞。一殘殺之天下。梁王朱溫與晉王李克用。素有仇讐。苦不能置之死地。時李克用出巡河南。屯軍泥脫岡。朱溫遂設密計。遣弟朱義。下書請克用至汴梁宴會。克用以爲好意。誼不可却。允之。惟謀士周德威。知朱溫老奸巨猾。必非誠意。勸克用不去爲好。克用勿聽。乃命義子史紀思伴駕同往。史紀思武將也。勇力超衆。使紀思追隨左右。聊以防萬一之變。不料朱溫固已預備干戈。埋伏甲士。待克用酒意醺醺時。出而戮之。而克用猶不知其所以然。而傾蓋提壺。興致勃勃也。溫妻鸞英。本皇室女。而勉從朱溫者。知溫今日算計害克用。乘溫入內時。告之。克用始大驚。卽挈紀思而逃。然溫安排周密。無從出走。且知克用已師沛公之故智。卽殺鸞英。率兵追趕。紀思見情勢危急。乃斬破木柵。托起水閘。從水門逃出。至太平橋。紀思爲梁將卞金遂槍刺右脇。腸肺

欲流。忍痛割下戰甲。掩抵創傷。更上馬擊戰。殺卞金。遂以復仇。力竭而死。是時梁兵四處會趕。克用幾瀕於危。幸李存孝解糧過此。聞有殺伐聲。登高看望。見克用倉皇奔逃。存孝急出救護。溫見存孝到。遂收兵。克用始得回營。

日月圖

世事因偶而成眞者。往往而然。日月圖之戲。係有唐子燕者。本諸生也。貌姣好。若處子。有妹許字某家。吉期既屆。病不能上轎。不去則碍多未便。若去則病態疲憊。何以堪此。再三籌計。倩子燕代扮新人而去。既抵壻家。則新郎可出交拜矣。不意新郎亦因他故。不能成禮。事本極巧也。新娘既病而不能興。新郎亦因事不能來。兩家親事。正不妨另選吉期。暫緩數日也。而必自隱瞞。急促其成。以新郎之妹。代兄行禮。紅燭高燒。雙雙交拜。送進洞房。而小姑私窺那嫂。美比天仙。使人情動。子燕暗覘其代夫。亦豔若嬌娃。二人因愛生情。互相戲謔。不知不覺間。竟至弄假成真。今日之偶然替代。不啻爲彼二人正式結婚焉。故又曰顛

倒鴛鴦。惟是劇當本於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一節。事實相類。名姓各異耳。

木門道

諸葛亮五出祁山。與司馬懿相拒。而懿每爲亮所侮弄。雖有智謀。智謀無所用。雖有權詐。權詐無所施。畏亮如虎。不敢交戰。惟有深溝高壘。嚴守密防而已。時亮缺乏糧餉。思割隴上之麥。以佐軍食。而懿知亮軍缺餉。守備周詳。使不易於下手。待其軍心搖亂。以擊之。亮乃設計。派姜維魏延馬岱。與武侯同一裝束。披髮執劍之兵士爲助。運用遁甲法。使分路四出。懿見之疑鬼疑神。以兵追趕。若卽若離。驚惶不定。無所爲計。閉營固守。而亮乘間把麥割盡。車回鹵城。懿聞之。遣兵追擊。復被亮所殺。亮旣得隴麥。軍糈充足。復欲籌思進行。不圖得東吳入寇之信。遂拔兵退回西川。懿聞之。以爲不殺其將。或可得械。決不虛此一行。乃命張郃追之。郃固宿將。久憤懿之固守不出。得令卽率兵猛進。不知亮早已安排。使魏延關興等且戰且走。引郃至木門道。以弩射之。郃遂死。懿不特無所

得且喪一員大將焉。按此演三國志演義一百一回之事。惟劇本尙有擒獲樂張。賄送巾幗等事。則不無參差也。又名裝神割麥。

木蘭從軍

是劇乃梅蘭芳所編纂。頗寓激勸之意。蘭芳既秉斌媚之姿。演此忠孝之事。故每排演。座客擁擠。亦可見其價值矣。花木蘭延安人。父名弧。姊妹三人。姊名木蕙。弟尙幼。木蘭生性純孝。好武技。復得弧指點。倍有心得。是時天下大亂。華夷爭逐。干戈頻仍。日無已時。值突厥作亂。朝廷命賀廷玉統兵征討。因是令里正傳集在籍兵士。赴前敵應戰。花弧之名。亦在其列。惟弧年老力弱。不克荷戈。而木蘭鑒其父癯病衰邁。亦決不堪衝鋒臨陣。惟當兵乃人民之義務。爲國家出力。本無男女之分。正宜各盡其天職。若畏蕙退縮。悉聽一二有力者爲之措施。依戀鄉井。顧惜兒女。不肯拔一毛出一力。則國家亦何賴有此民。而國將不國。雖欲享家庭之福。敘天倫之樂。亦有所不得者。木蘭自視我雖一弱女子。丁此

多事之秋。親老弟弱。惟有替父出征。非矯情飾志。冀博孝女之名。聊助一分之力。以激貪生懦夫耳。遂請命父母。代爺出戰。在營十二年。不露本色。屢建勳勞。凱旋班師。却官不受。趨程歸來。開妝閣。卸武裝。又宛然一女郎也。

丑表功

丑表功之戲。顧其名可以知其義。天下事齷齪卑污。不足暴宣人前者。至娼妓而已極。而爲娼妓幫工扶輪之窮鼈腿。其齷齪卑污。不堪暴宣於人前。當更下娼妓一等。更何功之可言。勞之可表哉。有之。亦齷齪卑污。不堪暴宣於人前。丑表功之戲。不知其旨何在。其事係一窰子老鴇萬人迷。怒其鼈腿保兒作事懶惰。初來時尙稱勤儉。數日飽飯。便故態復萌。呼保兒而責問之。不知保兒反說彼有十大汗馬功勞。於是大起衝突。互相扭打。保兒介紹人冬烘先生頂得其解勸。始由萬人迷找錢二百與保兒揮之出。無情無理。一場胡調而已。

少華山

士人倪厚。表字順田。新驛縣人。少孤。寡母在堂。娶妻某。夫婦婉好。惟一寒如洗。賣字度日。少華山盜。素欽生。適生赴京考試。盜邀之上山宴會。不料盜於山下劫一女子。上寨。生憐其嬌弱。爲設詞營救。盜固惟生言是聽。急解綁。並爲生撮合。卽時交拜天地。送入洞房。生欲解脫女厄。虛與委蛇。蓋女本縉紳女。名殷碧蓮。父已許字張郎爲室。見張貌寢。不願隨鴉。與婢棄家宵遁。意欲走訪天涯。覓一如意郎君而侍奉之。不料行至少華山。爲盜所劫。自分一死。詎蒙生援救。得慶更生。及盜爲之執柯。見生又風采英俊。尤爲喜悅。無如生本使君有婦。不存羅敷之念。且赴京心切。鵬程遠大。亦無撩花撥柳之思。終夜危坐。碧蓮再三勸告。終不肯作並蒂鴛鴦。而女以旣行夫婦之禮。萬難他變。執巾侍帚。必委身於生。生堅執不可。惟仍願挈女出盜窟。俾得各自東西。然女亦抱定宗旨。必嫁個郎而後已。天明。生卽告盜首。以功名爲辭。偕碧蓮下山。其後生不忍擯棄。終與女成昏。生下山時。盜魁贈以富貴圖。故又名富貴圖。

水淹七軍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既命曹仁攻取樊城。又派于禁等助之。而以龐德爲先鋒。或謂龐德故主馬超在蜀。恐有不利。龐德矢誓立券。聲言不斬關羽。決不復返。故輿櫬一口。抬之上陣。以示決心。及與關公會戰。果武藝精強。刀法熟嫻。關公幾爲所敗。于禁恐龐德斬關得功。急鳴金收軍。於是兩下約明日再戰。時霖雨連綿。漢水汎濫。于禁乃移軍罾口川。關公見之。曰：魚（諧于）入罾口。必然就擒。卽命關平領兵一千。預備土囊沙袋。把襄陽上下流截住。至天明撤去沙囊。江水怒發。直撲曹營。周倉等又以輕舟木筏。四面截戰。曹軍不死於戰。則死於水。于禁果被蜀兵所擒。關公收之獄中。龐德明知天羅地網。亦難規避。奮力決戰。手下兵士盡降。猶與一二死士力戰。卒亦爲周倉所獲。關公服其勇。不忍加誅。說其降。龐德怒氣勃勃。願作斷頭將軍。以斬速死。關公乃斬之。如龐德者。亦可謂至死靡他矣。惜不辨順逆。又不能內結于禁。徒自逞其盛氣。輿櫬待死。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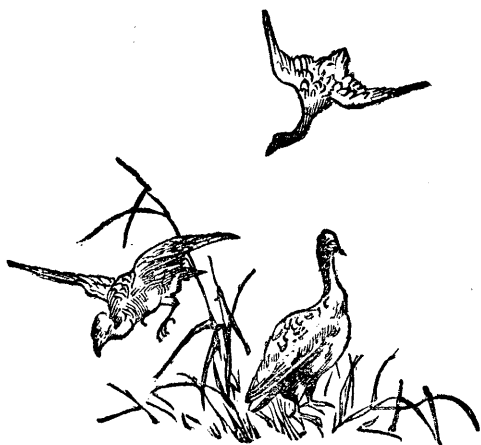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7 0232B

匹夫之勇耳。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一編

古今戲劇大觀第一編終



七六

